

《乌盆记》

主要角色

刘世昌：老生

张别古：丑

赵大：丑

包拯：净

刘升：丑

赵妻：旦

判官：净

情节

刘世昌外地经商，结算帐目后，携仆回家，中途遇雨，借宿于窑户赵大家中。赵大夫妻见财心动，将刘世昌主仆谋害，并将二人剁为肉泥，烧制成乌盆。适张别古至赵家索欠债，刘世昌鬼魂向张别古申诉冤情，张别古诉于包拯处，冤乃昭雪。

根据《京剧汇编》第九十一集：余胜荪藏本整理

【第一场】

刘世昌 (内白) 趱行！
(刘升、刘世昌同上。)

刘世昌 (西皮摇板) 青山绿水观不尽，
人投旅店鸟归林。
(白) 在下，刘世昌，南阳人氏。贩卖绸缎为生。离家数载，今将货物发完，收清账目，归家探望双亲。
刘升！

刘升 (白) 有。
刘世昌 (白) 前面什么所在？
刘升 (白) 离此不远，就是东大洼。
刘世昌 (白) 看天气不好，你我速速趱行！
刘升 (白) 是。
刘世昌 (西皮原板) 叹人生世间名利牵，
抛父母撇妻子离故园。
道旁美景懒得看，
披星戴月奔家园。
霎时间一阵天色变，
(雷声。冲头，乱锤。)

刘世昌 (西皮散板) 狂风大雨遮满天！
刘升带路往前趱，
夜宿旅店把身安。
(刘世昌、刘升同下。)

【第二场】

赵大 (内白) 啊哈！
(赵大上。)

赵大 (数板) 自幼生来命不堪，又会烧盆又会烧砖。一份家财俱花尽，只落得身穿破衣衫、破衣衫。
(白) 我，赵大。不幸父母双亡，是我夫妇二人在这定远县东大洼烧窑度日。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将老婆唤出，将这些盆子晒晒，也好到集镇上去卖。

赵大 (白) 不敢，不敢。
 刘世昌 (白) 做何生理？
 赵大 (白) 开了一座盆儿窑。
 刘世昌 (白) 也是发财的买卖！
 赵大 (白) 不算大买卖。您可曾用过饭哪？
 刘世昌 (白) 这个……
 赵大 (白) 不用客气，我们这儿有现成的。
 刘世昌 (白) 只是打搅不当！
 赵大 (白) 哪儿的话呢，我给您预备去。
 家里的，快来！

(赵妻上。)

赵妻 (白) 什么事？
 赵大 (白) 来了一个好买卖，你快快预备药酒去！
 赵妻 (白) 是啦！

(赵妻下，上。赵妻将酒饭递与赵大，下。)

赵大 (白) 酒也来啦，饭、茶也来啦，请您二位用吧。
 刘世昌 (白) 叨扰了！
 (西皮原板) 好一个赵大哥真慷慨，
 霎时间酒饭摆上来。
 不幸在中途被雨溉，
 萍水交打搅理不该。
 到明天白当多谢拜，
 昏昏沉沉倒在土台。

赵大 (白) 天不早啦，您该歇着啦。
 刘世昌 (白) 请便。

(赵大下。刘世昌、刘升同睡。起鼓。)

刘世昌 (西皮导板) 霎时一阵肝肠断，
 (刘世昌吐。)
 刘世昌 (西皮摇板) 刀搅柔肠为哪般？
 是是是来明白了，
 中了赵大的巧机关！
 回头便把刘升唤，
 (白) 刘升，刘升！哎呀！
 (西皮摇板) 想必奴才丧黄泉！
 眼望着南阳高声喊，爹娘啊！
 阴曹地府走一番。

(刘世昌死。)

刘升 (西皮导板) 霎时一阵心头乱，
 (西皮摇板) 腹内疼痛为哪般？
 是是是来明白了，
 中了赵大巧机关！
 急忙快把主人唤，
 (白) 主人，主人！哎呀！
 (西皮摇板) 想必一命丧黄泉！
 眼望南阳高声叫，哎呀我的爸爸呀！
 阴曹地府去申冤。

(刘升死。赵大、赵妻同上，赵大开门，看。)

赵大 (白) 他二人已死，将他们尸首剁成肉泥，放在窑内烧盆吧！
 赵妻 (白) 你我就这么办！

(赵大、赵妻同抬刘世昌、刘升，同剁。判官暗上，站桌上。)

赵妻 (白) 哎呀，我瞅墙上那个判官直瞪眼睛，我有点儿害怕！
 赵大 (白) 你怕什么！咱们干咱们的，怕他何用！

(赵大、赵妻剁完。)

赵大 (白) 得啦，这一下子咱们可就发了财啦，赶快叫泥瓦匠先盖起房子来再说。正是：
(念) 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

(赵大、赵妻同下。判官下桌。)

判官 (念) 着道金阶怒气多，只因不中状元科。唐王赐某青锋剑，颁请天下斩妖魔。
(白) 吾乃终南山进士钟馗是也。今有赵大夫妻将刘世昌主仆谋害，是我亲眼看见，我不免指引他去往县台那里申诉。啊，一言未尽刘世昌冤魂来也！

(刘世昌上。)

刘世昌 (白) 参见判爷！

判官 (白) 有何冤枉，朝上来！

刘世昌 (白) 在下，刘世昌，被赵大谋害，愿在公堂告诉！

判官 (白) 为何不去告诉？

刘世昌 (白) 奈无引见之人。

判官 (白) 我与你作一见证。

刘世昌 (白) 谢判爷！

(刘世昌、判官同下。)

【第四场】

张别古 (内白) 嗯咳！

(张别古上。)

张别古 (数板) 年迈时衰，老来无子好伤怀。妻丧早，命运乖，只落得奔忙劳碌打草鞋、打草鞋！

(念) 人老弯腰把头低，树老焦梢叶儿稀。茄子老了一兜子儿，倭瓜越老越好吃。

(白) 老汉，张别古。打草鞋为生。这两天生了一场毛病，没有出去做买卖。今日病好啦，一个钱儿没有，我想起城南赵大，欠我两双草鞋钱。不免前去要了来，也好度日，就此走走。

待我出了门儿，关上门儿，我再锁上门儿，门儿呀门儿，你好好看着我的门儿，不要叫羊吃了我的被窝！老啦老啦，再也不能小啦；若是小了，可就费了事啦。说话之间到啦！

哎呀，房子怎么翻盖啦，还是搬了家啦！待我再来看看！损德堂赵。是他的堂号！待我叫叫看。

赵大，赵大！

(赵大上。)

赵大 (念) 忽听叫赵大，胆战心如麻。纵然将事发，有钱全不怕。

张别古 (白) 赵大，赵大！

赵大 (白) 原来是老小子！

张别古 (白) 好说，小小儿子！

(张别古背躬。)

张别古 (白) 啊，他哪里抢来的钱，穿的这么好！

(张别古向赵大。)

张别古 (白) 是我！

赵大 (白) 你来做什么？

张别古 (白) 我找你有两句话说。

赵大 (白) 有话这里讲？

张别古 (白) 不在这里讲，在哪里讲？

赵大 (白) 这里风大，吹了我的舌头！在会客厅里讲话！

张别古 (白) 有了钱就有了会客厅啦！我不认识，你头里走。

赵大 (白) 跟我走。进大门儿！

张别古 (白) 进大门儿。

赵大 (白) 进二门儿！

张别古 (白) 进二门儿。

赵大 (白) 走穿廊！

张别古 (白) 走穿廊。

赵大 (白) 过游廊!

张别古 (白) 哦, 过游廊。

赵大 (白) 抬起脚来!

张别古 (白) 做什么?

赵大 (白) 小心黄鼠狼!

张别古 (白) 你们这里狼倒不少! 你还到了到不了哇?

赵大 (白) 就算到了吧。跟我进来!

(赵大、张别古同进门。)

张别古 (白) 这个地方真不错, 好像一个戏台。待我来坐一会儿。

赵大 (白) 哎, 走开! 这个地方你也坐得么?

张别古 (白) 坐坐也不要紧哪!

赵大 (白) 木能生火, 你可晓得烧了你的屁股!

张别古 (白) 你坐着怎么不烧哇?

赵大 (白) 我是福大量大!

张别古 (白) 我坐哪儿呀?

赵大 (白) 你坐在地下!

张别古 (白) 我就坐在地下。

赵大 (白) 有什么话说?

张别古 (白) 你前些日子拿了我两双草鞋, 还没给我钱, 今天你该给我啦!

赵大 (白) 什么! 我头上戴的什么? 我身上穿的什么? 脚底下蹬着什么? 我能欠你的草鞋钱? 你胡说八道!

张别古 (白) 哎呀, 发了财他全忘啦! 有啦。

赵大爷, 您听错啦, 不是您欠我的草鞋钱, 是您伙计拿了我两双草鞋没给钱, 写在您的账上啦!

赵大 (白) 这话才对。

张别古 (白) 有钱给我, 我好走。

赵大 (白) 钱哪, 都用铁丝儿串起来啦! 为你还开串不成? 没有钱!

张别古 (白) 有银子没有?

赵大 (白) 银子都浇了银山啦!

张别古 (白) 有票子没有?

赵大 (白) 有当票两张!

张别古 (白) 当票我也没有钱赎, 我就是讨饭短个盆儿!

赵大 (白) 你跟我到盆儿库里去。

张别古 (白) 啊, 盆也有了库啦!

赵大 (白) 大爷有钱!

张别古 (白) 你头里走。

赵大 (白) 跟我来!

(赵大、张别古同走小圆场。)

张别古 (白) 你这两天倒好, 没生毛病?

赵大 (白) 你不要胡说! 到啦, 你瞅上中下三层!

张别古 (白) 你把上层的给我一个。

赵大 (白) 上层是进贡的, 你不能用。

张别古 (白) 中层的与我找一个。

赵大 (白) 中层的是公伯王侯使的, 你不能用。

张别古 (白) 下层的与我找一个。

赵大 (白) 下层的是来往客商使的, 你不能用。

张别古 (白) 那么着我在大堆里挑一个吧。

赵大 (白) 这倒可以使得。我替你拣一个吧。

(赵大取盆。)

赵大 (白) 我告诉你, 这个盆儿它还有个名儿!

张别古 (白) 它叫什么?

赵大 (白) 它叫乌盆!

(刘世昌上。)

张别古 (白) 这个名儿倒不错。

赵大 (白) 你去吧!

张别古 (白) 你们这里狼太多, 我弄不清楚, 你把我带出去吧。

赵大 (白) 好, 你跟我出来。

(赵大、张别古同走圆场。)

赵大 (白) 好啦, 到啦!

张别古 (白) 我出去啦。

赵大 (白) 你回来, 你回来!

张别古 (白) 回来做什么?

赵大 (白) 你到外头打听打听, 有那小姑娘、小小儿子买两个来。

张别古 (白) 要小姑娘、小小儿子做什么?

赵大 (白) 小姑娘服侍你大奶奶。

张别古 (白) 小小儿子呢?

赵大 (白) 服侍大爷我。

张别古 (白) 哦, 有了钱真会出花头儿! 有咧, 待我来拿他开开心!
大爷, 小姑娘没有, 有个小小儿子。

赵大 (白) 小小儿子在哪儿哪?

张别古 (白) 你远看!

赵大 (白) 没有人!

张别古 (白) 近看!

赵大 (白) 啊, 就是你呀!

张别古 (白) 哎, 不错!

赵大 (白) 我没有钱给你买棺材!

张别古 (白) 我当你们家活祖宗!

赵大 (白) 你滚出去呗!

(赵大关门, 下。)

张别古 (白) 啊, 老天哪老天! 我想赵大与我一样的人, 为何他会发起财来? 咳!
(念) 莫道东风常向北, 北风也有转南时!

刘世昌 (白) 张别古!

张别古 (白) 是哪一位?

刘世昌 (白) 唉, 老丈!
(二黄原板) 老丈不必胆怕惊,
我有言来你是听:
休把我当做了妖魔论,
我本屈死一鬼魂!

张别古 (二黄原板) 他那里叫一声张别古,
倒叫我年迈人糊里糊涂!

(白) 哎呀且住! 常言说得好: 少年见鬼, 还得三年; 老来见鬼, 就在眼前! 不好,
拿起盆儿来走!

(刘世昌挡。)

张别古 (白) 我打这边儿走!

(刘世昌挡。)

张别古 (白) 我打那边儿走!

(刘世昌挡。)

张别古 (白) 哎哟, 鬼打墙!

刘世昌 (二黄原板) 我忙将树枝摆摇动,

张别古 (白) 哎呀, 好大风!

刘世昌 (二黄原板) 抓一把沙土扬灰尘!

张别古 (白) 哎呀, 好大尘土!

刘世昌 (二黄原板) 我和你远无冤近无有仇恨,
望求老丈把冤申!

张别古 (白) 不好, 弄得我鼻子里、嘴里、眼睛里都是些黄土泥! 拿起盆儿来走哇!
(二黄摇板) 急急忙忙往前走,

不觉来到城隍庙门。

(白) 说话之间，到了城隍庙啦。我听人说：城隍老爷顶灵啦，待我进去许个愿，叫这鬼不跟着我才好！就是这个主意。就此走走！张别古进庙来！

(数板) 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只因赵大该我钱财，我去讨债。他没有钱，给了我一个盆折了债。这个盆儿它是个妖怪，半路途中说出话来！望城隍老爷与我遮盖，明日里猪头三牲一棵白菜，我一定买来！我一定买来！

(白) 好，愿也许了，待我来叫叫看。
乌盆！

(张别古听。)

张别古 (白) 城隍爷真灵，鬼也不跟着我啦，待我回去。

(张别古出门。)

张别古 (白) 慢着，我连吃饭钱都没有，哪有钱还愿！不好，城隍爷闹起来，比鬼还凶，待我打退了愿吧！二次进庙来！

(张别古进门。)

张别古 (数板) 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只因赵大不该我的钱财，我没去讨债。这个盆它不是妖怪，半路途中它没有说出话来。望城隍不要与我遮盖，明日里猪头三牲一棵白菜，我不能买来！我不能买来！

(白) 城隍爷，我方才说的话，算是拉倒啦！好，愿也不许啦，待我再来叫叫看。
乌盆！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不好，鬼又来啦！拿起盆儿来走！

(二黄摇板) 急急忙忙往前行，
不觉来到自己家门。

(白) 到了自己家了！

(数板) 我放下了棍儿搁下了盆儿，拿起了钥匙捅开了锁的屁股门儿。我拿起了棍儿拿起了盆儿，急急忙忙进了我的门儿。搁下了棍儿放下了盆儿，回手关上了我的门儿，我看你是神是鬼怎么进我的门儿！

刘世昌 (白) 张别古！

张别古 (白) 不好，把鬼关在屋里啦！

刘世昌 (白) 老丈啊！

张别古 (白) 有什么话你说吧！

刘世昌 (反二黄三眼) 未曾开言泪满腮，
尊一声老丈听开怀：
家住哪里？

张别古 (白) 家住在哪里？

刘世昌 (反二黄三眼) 家住在南阳城关外，

张别古 (白) 离城多远？

刘世昌 (反二黄三眼) 离城十里太平街。

张别古 (白) 姓甚名谁？

刘世昌 (反二黄三眼) 刘世昌祖居有数代，

张别古 (白) 什么行业？

刘世昌 (反二黄三眼) 务农为本颇有家财。
奉母命上京做买卖，
贩卖绸缎倒也生财。
前三年也曾把货卖，
收清账目转回家来。
路过定远县交界，
忽然问老天爷降下雨来。
主仆们至赵大窑门外，
借宿一宵起祸灾。
赵大夫妻将我谋害，
他把我尸骨未曾葬埋！
烧成乌盆在窑卖，
幸遇老丈讨债来。

可怜我含冤已三载，已三载！
 老丈啊！
 张别古（白） 哎呀，一个人倒了霉，什么事儿都遇得上，会碰见鬼啦！这是从哪儿说起！
 刘世昌（反二黄原板） 因此上随老丈转回家来。
 张别古（白） 我听人说：鬼怕脏东西，我昨儿晚上拉了一盆屎，待我浇它一浇！
 （张别古浇。刘世昌以臂挡。）
 张别古（白） 哎呀，好臭哇！
 刘世昌（反二黄原板） 劈头盖脸洒下来，
 奇臭难闻口难开。
 可怜我命丧他乡以外，
 可怜我魂在望乡台。
 父母盼儿儿不在，
 妻子盼夫夫不能转来。
 望求老丈将我带，
 带我去见包县台。
 公堂以上把我的冤仇解，
 我保你福寿康宁永无灾。
 张别古（白） 说了半天，你叫我替你打官司？
 刘世昌（白） 正是。
 张别古（白） 可就是有一样，我见官说不出话来！
 刘世昌（白） 你告我诉。
 张别古（白） 我不去。
 刘世昌（白） 告告吧。
 张别古（白） 不去。
 刘世昌（白） 拿你头疼！
 张别古（白） 哎哟，我去我去！我告你诉，你跟我走！我叫你，你可答应！
 刘世昌（白） 是。
 张别古（唱） 怪哉怪哉真怪哉，
 （白） 盆儿！
 刘世昌（白） 有。
 张别古（唱） 我今带你赴莲台。
 （白） 盆儿！
 刘世昌（白） 有。
 张别古（唱） 你今有什么冤枉事，
 （白） 盆儿！
 刘世昌（白） 有。
 张别古（唱） 跟随老丈到后台来！
 （张别古、刘世昌同下。）

【第五场】

（四青袍、二差役、包拯同上。）
 包拯（引子） 官居县令，与黎民，判断冤情。
 （念） 十载寒窗读圣贤，常将铁砚试磨穿。身受皇恩为知县，朝廷王法大如天。
 （白） 下官，包拯。身居定远县知县。今当三、六、九日放告之期。
 左右，将放告牌抬出！
 二差役（同白） 将放告牌抬出！
 （张别古、刘世昌同上。）
 张别古（念） 虽然古怪年年有，果然不似今年多。
 （白） 盆儿！
 刘世昌（白） 有。
 张别古（白） 到啦。咱们如今要告状啦！
 刘世昌（白） 你告我诉。

张别古 (白) 待我喊冤。
冤枉啊!

差役甲 (白) 启禀老爷：有一老头儿喊冤。

包拯 (白) 怎么，有一老者喊冤？

差役甲 (白) 是。

包拯 (白) 带上来!

差役甲 (白) 老头儿，老爷传你上堂。

张别古 (白) 晓得啦。
盆儿!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咱们上堂诉冤啦!

刘世昌 (白) 是。

张别古 (白) 跟我进来。
叩见太爷!

包拯 (白) 那一老头儿，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有何冤枉，朝上訴来!

张别古 (白) 回禀太爷的话：小老儿姓张名叫别古，打草鞋为生。城南赵大该我两双草鞋钱，我跟他去讨债，他没有钱，给了我一个盆儿，走在半路，这个盆儿说了话啦：
乌盆儿他有冤枉!

包拯 (白) 左右听了!
乌盆，乌盆!

二差役 (同白) 不曾说话。

包拯 (白) 乌盆!

二差役 (同白) 还是不曾说话。

包拯 (白) 赶了出去!

二差役 (同白) 出去!

(二差役同推张别古出门。)

张别古 (白) 乌盆儿!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咳，你怎么不进去?

刘世昌 (白) 非是不随你进去，因有门神拦阻，我不敢进去。望老丈求下纸马钱粮，焚化之后，方可进去。

张别古 (白) 等着，我进去。
启禀太爷：盆儿说了话啦，他本要进来，因被门神拦阻，不敢进来，求老爷赏下纸马钱粮，焚化之后，才能进来。

包拯 (白) 赏他纸钱一份儿!

差役甲 (白) 是。

(差役甲焚纸钱。)

张别古 (白) 乌盆儿，纸烧啦，跟我进去。

刘世昌 (白) 是。

张别古 (白) 乌盆儿来啦。

包拯 (白) 左右听真！乌盆!

二差役 (同白) 未曾答应。

包拯 (白) 左右，打他五板!

二差役 (同白) 是。

(二差役同打张别古。)

二差役 (同白) 一二三四五!

张别古 (白) 金木水火土!

包拯 (白) 赶了出去!

二差役 (同白) 是。

(二差役同推张别古出门。)

二差役 (同白) 出去!

张别古 (白) 乌盆儿!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哎呀，你怎么拿我开心哪！为你我屁股挨了打啦！

刘世昌 (白) 非是我又不进去，我临死之时，那赵大夫妻，将我剥得赤身露体血污满身。想太爷日后有三公之位，唯恐冲撞。望老爷赐我青衣一件，与我遮盖身体，必能进去。

张别古 (白) 你说的话，我不相信啦！我不去啦！

刘世昌 (白) 告告吧！

张别古 (白) 我不告啦！

刘世昌 (白) 拿你头疼！

张别古 (白) 哎呀，这可怎么好哇！我不去打官司是头疼，我去打官司是屁股疼两头受罪。我还是让他屁股疼！

冤枉！

二差役 (同白) 老头儿又来喊冤！

包拯 (白) 叫他进来！

二差役 (同白) 叫你进去！

张别古 (白) 参见太爷！

包拯 (白) 嗯，那一老头儿，三番两次，敢是搅闹公堂？

张别古 (白) 乌盆儿又说了话啦。

包拯 (白) 他讲些什么？

张别古 (白) 他说赵大夫妻害他之时，将他剥得赤身露体，血污满身。想太爷日后有三公之位，唯恐冲撞，求大爷赏他青衣一件，遮盖身体，他必然进来。

包拯 (白) 好，赏他青衣一件！

差役甲 (白) 是。

(差役甲取青衣交张别古。张别古出门，以青衣盖盆。)

张别古 (白) 乌盆儿！

刘世昌 (白) 有。

张别古 (白) 这可跟我进去吧！

(张别古进门。)

张别古 (白) 禀太爷：乌盆儿来啦。

包拯 (白) 左右听真！乌盆！

刘世昌 (白) 有。

包拯 (白) 乌盆！

刘世昌 (白) 有。

包拯 (白) 乌盆！

刘世昌 (白) 有哇！

包拯 (笑) 哈哈……

(张别古坐桌上。)

张别古 (白) 不成，屈打了我啦！

包拯 (白) 左右，错打了他五板，赏他五钱银子。

张别古 (白) 这个生意不错。求老爷再打五板，凑成一两吧！

包拯 (白) 赶了出去！

(张别古下。)

包拯 (白) 那一乌盆，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有何冤枉，朝上訴来！

刘世昌 (白) 太爷容禀！

(西皮流水板)

未曾开言泪汪汪，
尊一声太爷听端详：
家住南阳太平庄，
姓刘名安字世昌。
贩卖绸缎归家往，
偶遇赵大起不良。
他夫妻图财害命把良心丧，
望求太爷做主张！

包拯 (白) 何人见证？

刘世昌 (白) 判爷得见。

包拯 (白) 来，将乌盆入库！
刘世昌 (白) 谢太爷！
(差役甲持盆下，刘世昌随下。)
包拯 (白) 左右，拿我火牌，去到东大洼，将赵大夫妻带到听审！
四青袍 (同白) 啊！
包拯 (白) 掩门！
(众人同下。)
(完)